

戰鬪一生的李浴日先生

王藍

李浴日先生逝世了。我應該寫篇文章悼念他；可是，剛一提筆，眼淚便湧上眼眶，心出奇地哀痛，手也有此顫抖，我想，我這篇東西必定是有「文」無「章」，因為深深的悲傷絕不允許我在寫作「章法」上費心思了……我有的只是無法傾吐的太多的悲傷，無論怎麼寫，也不能把那悲傷寫出萬分之一來……

浴日先生逝世的前一天，還會到我家中來；然而，我沒有碰到。我由外歸來，孩子們告訴我：「爸，廣東李伯伯來了！」

我的親友中頗多李姓，為示有別，孩子們自動地給浴日先生起了個「廣東李伯伯」的稱呼（浴日先生是廣東人）。孩子們對這位「廣東李伯伯」，由衷地敬愛，當然一方面由於浴日先生平日對孩子們特別好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孩子們觀察得出平日我對浴日先生的敬重、友愛，是既真且深的，所以孩子們自然地跟隨着我奉獻出他們一顆顆最赤誠的心，獻給浴日先生。

「廣東李伯伯來催您寫稿，」大孩子鄭重地告訴我，「他說您怎麼老不在家？他要您馬上交稿，他還要和您談話。」

我感到一陣歉咎，答應給浴日先生主編的戰鬪寫稿，已經又「脫班」了。我決定明天把稿趕完。可是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，整天親友來訪不絕，結果未能動筆。

第三天，唉，就是第三天，當我早起來準備給「戰鬪」寫稿時，報紙來了，一萬萬個沒想到的，上面竟刊出了「浴日先生昨天逝世」的新聞。

當時，我的眼前一黑，幾乎失去知覺。我猛搖了幾下頭，重新睜大眼睛盯了盯報紙，沒有錯。我多麼渴望我會看錯了呵！立刻我跑到紀澤先生家，

原來他昨夜已經曉得了。並且當他得知這一意外惡耗後，心神大受刺激，以致出外訪友時，竟走迷了道路，他說：「那是一個當去的朋友家，可是找來找去找不到了，心中儘是想着浴日先生……」

我趕到殯儀館，開弔是在翌日，正好還可以瞻仰了一下浴日先生的遺容。他靜靜地躺著，嘴微笑着不動，一臉祥和，善良。他戰鬪了一生，他雖然不該死得這麼早；可是他死得坦然，死得安謐，因為他奮鬥了一生的貢獻，足以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社會，對得起自己，也對得起上帝了。如果真有天國，天國的門必正為這種正人君子革命學者而敞開着。

李夫人見到我時，痛哭倒地，淚如泉水湧出，不住地啜啜着：

「我不能救活浴日，我對不起他！」

這一位賢慧的李夫人，久為我們朋友圈中所崇敬，她不但相夫教子持家有方，更對國學有極深的造詣，寫得一手好文章，若干年前，還曾寫了不少動人的小說。自從嫁給浴日先生，無暇執筆，除了幫助浴日先生辦理出版事業，全部精力更花費在廚房。浴日先生七口之家，從未僱有下女下男，凡事都由李夫人操作。浴日先生一家，一直過的是最簡樸的生活，可是浴日先生熱情，豪爽，好客，任卓宜先生，張鐵君先生，陳紀澄先生，和我經常為李府座上客，李夫人烹調的廣東菜，是我們近數年來在臺灣吃到的最好的宴席。這樣一個美滿的家庭，也或許正是美滿得連上天都嫉妒了？因而，竟將浴日先生召去……

浴日先生的身體，除了血壓稍高，原是十分健康，雖然因為數十年心血的耗費，頭髮已經白了不少，可是精神充沛，體力健壯，每年夏季從不中斷到

中正橋下游泳。他每次去河邊游泳，總要從我家園子裏穿過，也總要小坐片刻，有時談得高興，他便回家換了衣服，再返回來暢談到夜半。每次的談話，他都強調「立即反攻——不斷反攻」的重要。這是他多年來的主張。他對於反攻大陸似乎比任何人都渴望得迫切，回憶起來，彷彿他已預知自己可能趕不上反攻的時候了！沒有比這個更值得悲傷的了。浴日先生竟真未能看到國軍重踏大陸……

浴日先生終生從事兵學著述，屢蒙中央褒獎，選為優秀黨員，並屢蒙總裁召見嘉勉，真是一位難得的忠貞的、有理想、有抱負、埋頭苦幹實幹的典型學者、典型革命家。但他在艱苦重重中支持「戰鬪」月刊，也正為了「戰鬪月刊」，而造成了這次的不幸，造成了他的腦溢血不治……世界上他是過於認真負責的人碰上這種遭遇，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却一個勁兒地活着消耗糧食。可是，墮落腐化的後者就算活上一百年一千年又該如何？只不過是一個活的木乃伊罷！像浴日先生生前這種不肯放棄一分一秒致力於文化救國工作的人，縱然行者不壽，可是他戰鬪了一生，他的生命却永遠不朽！他才真正獲得永生！

浴日先生去了！浴日先生首先發起的「文化界聚餐會」仍在如期舉行。我們已經集議，為他的子女募集一點教育基金，我們這一群都是窮書生，可是我們一定要竭盡微薄，奉獻上我們的至誠！浴日先生生前願痛恨潛伏在文化界中的「赤、黃、黑」三害，去年文化界發起文化清潔運動時，他主張澈底肅清三害，應該是他一宗遺志；為了紀念浴日先生，我們今後必須再在文化清潔運動上多多努力！除了這幾點，我還希望大家集合力量，早日出一套「浴日先生全集」，將他一生著述全部搜集付印，以流傳後世。因為他那些作品，是應該流傳，值得流傳的。

九月十六日於中和鄉囑囑